

银河帝国

“人类历史上最好看的系列小说
(Best All-Time Novel Series)”
——世界SF小说协会，1966年，俄亥俄州

14 星空暗流

银河帝国
行政区划图



阿西莫夫 著
叶李华 译

图例

- 星区
- 行星/星球 (人口在10亿以上)
- 星省
- 星郡
- 独立行商世界
- 恒星系
- 象限界
- 航线
- 银河帝国行政区界
- 基地行政区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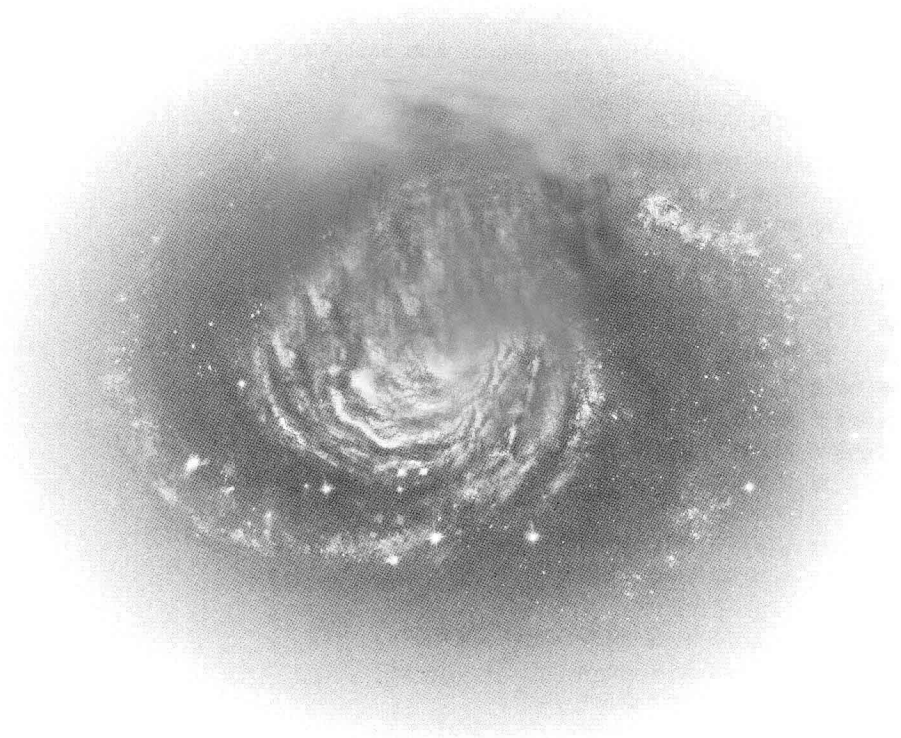


银河帝国

“人类历史上最好看的系列小说
(Best All-Time Novel Series)”

——世界SF小说协会，1966年，俄亥俄州

14 星空
暗流



阿西莫夫 著
叶李华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河帝国 14 : 星空暗流 / (美) 阿西莫夫
(Asimov, I.) 著 ; 叶李华译 .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
社, 2014. 1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6098-2

I . ①银… II . ①阿… ②叶… III .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0318 号

THE CURRENTS OF SPACE by Isaac Asimov
Copyright © 1952, 1983 by Isaac Asimov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2013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 10-2011-624 号

书 名 银河帝国 14 : 星空暗流

著 者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译 者 叶李华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张晓莹 吴 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98-2

定 价 2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阿西莫夫

银河帝国系列

基地系列	银河帝国：基地（Foundation）	已出版
	银河帝国 2：基地与帝国（Foundation and Empire）	已出版
	银河帝国 3：第二基地（Second Foundation）	已出版
	银河帝国 4：基地前奏（Prelude to Foundation）	已出版
	银河帝国 5：迈向基地（Forward the Foundation）	已出版
	银河帝国 6：基地边缘（Foundation's Edge）	已出版
	银河帝国 7：基地与地球（Foundation and Earth）	已出版
机器人系列	银河帝国 8：我，机器人（I, Robot）	已出版
	银河帝国 9：钢穴（The Caves of Steel）	已出版
	银河帝国 10：裸阳（The Naked Sun）	已出版
	银河帝国 11：曙光中的机器人（The Robots of Dawn）	已出版
	银河帝国 12：机器人与帝国（Robots and Empire）	已出版
帝国系列	银河帝国 13：繁星若尘（The Stars, Like Dust）	已出版
	银河帝国 14：星空暗流（The Currents of Space）	已出版
	银河帝国 15：苍穹一粟（Pebble in the Sky）	已出版

目 录

- 序幕 一年前 /1
- 第一章 弃儿 /4
- 第二章 镇长 /14
- 第三章 图书馆员 /24
- 第四章 叛逆 /34
- 第五章 科学家 /44
- 第六章 大使 /54
- 第七章 巡警 /64
- 第八章 贵妇 /74
- 第九章 大亨 /84
- 第十章 亡命之徒 /95
- 第十一章 船长 /107
- 第十二章 侦探 /120
- 第十三章 游艇玩家 /131
- 第十四章 变节者 /141
- 第十五章 俘虏 /151
- 第十六章 被告 /163
- 第十七章 原告 /174
- 第十八章 胜利者 /184
- 尾声 一年后 /195
- 后记 /198

序幕 一年前

来自地球那人有了决定，虽然过程漫长，但终究还是决定了。

自从他离开太空船中令人感到心安的甲板，以及周围冰冷、黑暗的太空，已有数周的时间了。当初，他只打算到“星际太空分析局”的当地办事处做一次简短的报告，再以迅速的动作撤回太空。不料，他却被留置此地。

这里简直像个监狱。

他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然后望着桌子对面那个人，对他说：“我不要再等下去了。”

另外那人有了决定，虽然过程漫长，但终究还是决定了。他需要时间，更多更多的时间。第一批信件未有任何回应，像是尽数掉进恒星腹中，一点也没有达到目的。

这并未超出他的预期，或者说应该说没有低于他的预期，话说回来，毕竟那只是第一步的行动。

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他绝对不能让这个来自地球的人脱离掌握。想到这里，他摸了摸口袋中那根光滑的黑棒。

他说：“你不明白问题的微妙处。”

那地球人说：“一颗行星的毁灭有什么微妙的？我要你向整个萨克

公布详情，把这件事告诉那颗行星上的每一个人。”

“我们不能那样做。你该知道那将引起大恐慌。”

“你原本说你会那样做。”

“我仔细考虑过了，那样做绝不实际。”

地球人转而开始抱怨另一件事。“分析局的代表还没来。”

“我知道。他们正忙着为这次危机筹划解决方案，再等一两天吧。”

“再等一两天！总是叫我再等一两天！他们忙到不能抽空见我一面吗？他们甚至还没看过我的计算。”

“我曾想要把你的计算给他们送去，你却不要我那么做。”

“现在我还是不要。他们可以来见我，我也可以去见他们。”他又激昂地补充道：“我认为你不相信我，你不相信佛罗伦纳会毁灭。”

“我相信你。”

“不，我明明知道你不相信，我看得出来，你只是在应付我。你无法理解我的数据，你不是个太空分析员。我甚至觉得你自称的身份也是假的。你究竟是谁？”

“你越来越激动了。”

“是的，没错。这令你惊讶吗？或者你只是在想，这个可怜虫是不是着了太空的魔；你认为我发疯了。”

“胡说八道。”

“你当然这么想，所以我才要见分析局的代表。他们会明白我有没有发疯，他们会明白的。”

另外那人记起了自己的决定，他说：“你看上去不太舒服，让我好好照顾你。”

“不，你做不到，”地球人歇斯底里地吼道，“因为我这就要走出去。如果你要阻止我，就把我杀掉吧，只不过你不敢。假使你那样做，你的双手会沾满那整个世界每个人身上的鲜血。”

另外那人也开始吼叫，好让对方重视他的话：“我不会杀你。听我说，我不会杀你，没有那个必要。”

那地球人说：“你要把我绑起来，你要把我关在这里，你心里是这样想的吗？当分析局开始找我的时候，你又要怎么办？你也知道，我该

定期提出例行报告。”

“分析局知道你平安地和我在一起。”

“是吗？我根本怀疑他们并不知道我已抵达这颗行星。我也怀疑他们是否收到我最初那封电讯。”地球人忽然一阵头晕眼花，开始感到四肢僵硬。

另外那人站了起来。他心里非常明白，自己的决定下得一点也不早。他沿着长桌，慢慢向那地球人走去。

他以安慰的口吻说道：“这都是为了你好。”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根黑棒。

地球人用沙哑的声音说：“心灵改造器。”他吐出的字句含糊不清，而当他试图起身时，双臂与双腿只能微微发抖。

他从使劲咬紧的牙关蹦出几个字：“你下了药！”

“我下了药！”另外那人承认，“现在听好，我不会伤害你。你在如此激动而焦虑的情况下，难以了解这件事真正的敏感之处。我只是要除去那份焦虑，只有焦虑而已。”

地球人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只能坐在那里麻木地想：太空啊，我被下药了。他想要大喊大叫、拔腿就跑，可是他做不到。

此时，另外那人来到地球人面前。他站在那里，低头望着他。地球人则扬起目光，他的眼球还能转动。

心灵改造器是个自足式的仪器，只需将它的电线固定在头颅的适当位置。地球人惊惶地望着这一切动作，直到他的眼部肌肉僵硬为止。当尖锐而纤细的导线探入皮肉，与他的颅骨骨缝进行接触时，他连轻微的刺痛都感觉不到。他在心中发出一遍又一遍无声的呐喊，大叫道：不，你不了解，那是一颗住满人类的行星。难道你看不出来，你不能拿几亿活人的生命冒险吗？

另外那人的声音逐渐模糊，逐渐远离，像是从强风涌动的深长隧道另一端传来。“这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一小时后你就会恢复了，真正恢复了；你会跟我一起嘲笑这一切。”

地球人感到头颅中有微弱的振动，不久这个感觉也消失了。

黑暗的帷幕越来越厚，将他紧紧罩在下面。有些部分再也没有升起，其他部分也要一年之后才渐渐揭开。

第一章

弃儿

愚可放下手中的食具，猛然跳了起来。他全身颤抖得如此猛烈，必须倚着乳白色的墙壁才能站稳。

他大吼道：“我记起来啦！”

大家都向他望来，午餐中嘈杂的交头接耳多少消停了些。望向他的脸庞都不怎么清洁，也刮得不怎么干净，在三流的壁光照耀下，个个略显苍白并泛着油光。那些目光并不算太好奇，任何突如其来的叫喊都会造成这种反射性的注目。

愚可又喊道：“我记起了我的工作，我曾有一份工作！”

有人咆哮道：“闭嘴！”还有人叫道：“坐下！”

众人纷纷转开脸，交头接耳声再度响起。愚可茫然望着餐桌，听到有人骂他“疯愚可”，同时猛力耸了耸肩；他还看到有人伸出手指在太阳穴旁转了几转。对他而言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全都没有往他心里去。

他慢慢坐下来，重新抓起他的食具。那是个像汤匙的东西，具有锋利的边缘，凹处的前端还有微小的尖齿，因此可用来切肉、舀汤或叉取食物。每一项功能都同样笨拙，不过一个厂工无法要求更多。他将食具转过来，瞪着手柄背面那几个字出神，但并未注意具体内容，因为他早就背熟了自己的号码。其他人跟他一样，也都有个登记号码；但其他人还有个名字，而他却没有。他们叫他愚可，因为在蒟蒻加工厂的俚语

中，这个称呼代表低能、心智鲁钝的意思。非但如此，他们还常常管他叫“疯愚可”。

不过从现在开始，他或许会记起越来越多的往事。自从来到加工厂后，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记起从前的事情。只要他努力回想！只要他全心全意回想！

他突然感到不饿了，一点也不饿。他猛然将食具插在面前的菜肉胶冻上，再将那盘食物推到一旁。他用双手的掌根按住双眼，十指插入头发用力拉扯。他使尽全身力气，试图跟随心灵进入一个迷离的境界——他的心灵曾经从那里抽出一段记忆，一段混沌而无法解读的记忆。

然后他开始哭泣，此时叮当的钟声刚好响起，宣布午餐休息时间结束了。

当天傍晚，他正要离开加工厂的时候，瓦罗娜·玛区来到他身边。起初他几乎没有察觉，至少没有察觉到是她，只是误以为自己的脚步有了回声。于是他停下来向她望去——她的头发介于金黄与褐色之间，扎成两条粗辫子，再用几根小型磁性绿石扣针夹在一起。那些扣针非常廉价，而且看来已经褪色。她穿着一套简单的棉质套装，在这种温和的气候下，这样一套就足够了；正如愚可自己所需要的，只是一件轻薄的无袖衬衫，以及一条宽松的棉裤。

她说：“我听说午餐时出了一点问题。”

不出所料，她说的是尖锐的乡下口音。愚可自己的语言充满不卷舌的“平母音”，而且带有一点鼻音。大家因此嘲笑他，并且模仿他的说话方式，可是瓦罗娜总会告诉他，那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无知。

愚可咕哝道：“没出什么问题，罗娜。”

她却相当坚持。“我听说，你说你记起了什么事。对不对，愚可？”

她也叫他愚可，除此之外找不到什么适当的称呼，因为他记不起自己的真实姓名。他曾经拼命试图回忆，瓦罗娜也陪着他一起努力。有一天，她设法找到一本破旧的市区名录，将上面所有的名字念给他听，结果他对每一个名字都同样陌生。

他正视着她的脸庞，对她说：“我得辞掉加工厂的工作。”

颧骨高耸的瓦罗娜皱起眉头，又宽又圆的脸庞现出为难的表情。

“我认为你不能那样做，那是不对的。”

“我必须尽力查出自己的身世。”

瓦罗娜舔了舔嘴唇。“我认为你不该那样做。”

愚可转过身去，他知道她的关怀是真诚的。当初，就是她帮自己找到这份加工厂的工作。他对操作加工厂的机器毫无经验，或者也许有，只是不记得了。反正，罗娜强调他的个子太小，无法胜任体力劳动，于是他们答应免费提供技术训练。而在此之前，在他几乎无法发出声音，不知道食物是什么的噩梦般日子里，一直是她在看顾他、喂养他——是她让他活了下来。

他说：“我一定要。”

“是不是头痛又犯了，愚可？”

“不，我的确记起一件事。我记起了我以前的工作是什么——以前的工作！”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告诉她，于是将目光转到别处去。温暖可人的太阳至少在地平线上两小时之处。加工厂里里外外都是一排排单调的工作间，令人多看两眼就会生厌，不过愚可知道，一旦他们爬到坡顶，大片田野便会呈现在他们面前，鲜红与金黄的美丽色彩将尽收眼底。

他喜欢望着田野。打从一开始，那样的景色就使他感到安慰与喜悦。甚至在他知道那些色彩叫做鲜红与金黄之前；在他知道有色彩这个概念之前；在他只能轻轻发出喉音表达喜悦之前，置身田野头痛便会消失得较快。在那些日子里，瓦罗娜总会借来一辆反磁滑板车，每当休工日就带他离开小镇。他们会在路面一英尺之上风驰电掣，滑行在反重力场构成的平滑衬垫上，直到他们来到人迹罕至处，只剩下拂过面颊的微风，以及蓟蒿花的阵阵芳香。

然后，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他们会坐在路旁，沐浴在色彩与香气中，两人共享一块胶冻，一直待到不得不回去的时候。

这些记忆打动了愚可，他说：“我们到田野去，罗娜。”

“时候不早了。”

“拜托，走出小镇就好。”

她摸索着贴身收藏的薄薄钱袋。钱袋塞在她腰间一条柔软的蓝色皮带内，那条皮带是她身上唯一的奢侈品。

愚可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我们走吧。”

半小时后，他们离开公路，走向一条蜿蜒的、砂石压成的无尘小径。两人之间维持着凝重的沉默，瓦罗娜感到正被一股熟悉的恐惧攫获。她不知如何表达对他的感情，所以从来未曾尝试过。

若是他竟然离开她，那该怎么办？他是个小个子，与她身高相仿，而体重还不如她。在许多方面，他仍是个无助的孩子。可是在他们将他的心灵关闭之前，他定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

至于瓦罗娜自己，除了读写，以及让她能操作工厂机器的职校训练之外，再也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不过她有足够的知识，知道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浅薄。镇长当然就是个例外，他的广博知识对大家有莫大的帮助。还有偶尔前来巡视的那些大亨，她从未在近处看过他们，不过有一回，在某个假日，她进城去的时候，曾在远处见到一群穿着华丽无比的人。有些时候，厂工会获准听听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说话。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表达得比较流畅，词汇较丰富，而声调较轻软。随着愚可的记忆逐渐恢复，他说话的方式越来越像那样。

他第一次开口说话时，她着实吓了一跳。那是他在因头痛而啜泣许久之后，突然间冒出来的。他的发音很奇怪，她曾试图矫正他，他却不愿改过来。

早在那个时候，她已经在担心他会记起太多，然后就会离开她。她只是瓦罗娜·玛区，大家都叫她大块头罗娜。她从未结婚，也永远不会。像她这样壮硕的女孩——有着大脚板以及辛苦工作而磨红的手掌——是永远嫁不出去的。每次休工日的晚宴，当男士对她不闻不问时，她总是以憎恨的目光默默望着他们，那是她唯一能做的事。她的块头实在太大，根本没法冲着他们吃吃笑或抛媚眼。

她永远不能生个小孩来抱抱哄哄。其他女孩一个接一个做了母亲，而她只能挤在一旁，瞥一眼她们怀中的宝宝。宝宝们一律全身红通通、头上光秃秃，有着一对歪扭的双眼，一张湿答答的小嘴，两只小手无力地握着……

“下次轮到你了，罗娜。”

“你什么时候会有宝宝，罗娜？”

她只能把脸别过去。

可是当愚可出现时，他就像个宝宝一样。她得喂他吃东西，照顾他的生活，带他去晒太阳。当头痛折磨他的时候，还得设法哄他入睡。

孩子们总是追在她后面，一面肆意大笑，一面喊道：“罗娜有了个男朋友，大块头罗娜有了个疯男朋友，罗娜的男朋友愚不可及。”

后来，当愚可可能自行走动时（他迈出第一步那天，她感到万分骄傲，好像他真的只有一岁大，而不是更像三十一岁），他一个人出去，走到镇内的街上，孩子们立刻把他围起来，冲着他嘻嘻哈哈，大声冷嘲热讽，为的是看一个成人在恐惧中遮起眼睛，畏缩成一团，只能以啜泣回应他们。她有好几十次从屋里冲出来，挥舞着一双巨大的拳头，并对他们大吼大叫。

就连成年男子都惧怕那双拳头。她带愚可到加工厂上工的第一天，工头在背后对他俩的粗鄙评语刚好被她听见，她一记重拳就把工头打趴了。加工厂评议会因此罚扣她一周的薪资，要不是镇长出面替她讲情，指出她曾受到挑衅，他们可能还会送她进城，让她在大亨的法庭中接受进一步审判。

所以她想要愚可停止回忆。她知道自己无法给他什么，而希望他永远维持心灵空白的无助状态，实在是一种自私的想法。只不过从没有人对她如此百般依靠，只不过她害怕再过那种寂寞孤独的日子。

她说：“你确定自己记起来了，愚可？”

“是的。”

他们在田野间停下脚步，太阳将周围的一切都染上火红的色彩。轻柔、幽香的晚风即将吹起，棋盘般的灌溉渠道已开始化成一片紫色。

他说：“当我的记忆重现时，我信得过这些记忆。罗娜，你知道我信得过。比方说，你并没有教我说话，是我自己记起那些字句的。对不对？对不对？”

她勉强答道：“是的。”

“我甚至记得在我能说话之前，你带我到田野间的那些往事。我一直不断记起新的事物，昨天，我想起你曾经为我抓来一只蓟蒿蝇。你用两只手把它罩起来，要我将眼睛凑到你的两根拇指之间，好让我能看见它在黑暗中闪耀紫色和橘色的光芒。我哈哈大笑，硬要伸手从你手中把它抓来，结果让它飞走了，害我哭了一场。当时我不知道那是蓟蒿蝇，

也不知道跟它有关的任何事，可是现在想来一清二楚。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吧，罗娜？”

她摇了摇头。

“但它的确发生过，是吗？我的记忆是真实的吧？”

“是的，愚可。”

“而现在，我记起了自己过去的一件事。一定曾经有个‘过去’，罗娜。”

一定曾经有个“过去”。每当她想到这里，心头就感到一阵沉重。那是个不一样的过去，与他们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那是在另一个世界上，这点她明白，因为茼蒿这个名称他始终想不起来。她必须教他认识这个名称，那代表弗罗伦纳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你到底记起了什么？”她问。

面对这个问题，愚可的兴奋似乎突然消失无踪。他犹豫不决地说：“没有多大的意义，罗娜。只不过我曾经有份工作，而我知道那是什么工作，或多或少知道些。”

“是什么工作呢？”

“我分析‘一场空’。”

她猛然转过头来，凝视着他的双眼，还将手掌按在他的前额一阵子，直到他不悦地将头撇开。她说：“不是又犯头痛了吧，愚可？你有好几个星期没头痛了。”

“我很好，你不要烦我。”

看到她垂下眼睑，他立刻补充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罗娜。只是我感觉很好，我不希望你为我担心。”

她随即精神一振。“‘分析’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一些她不懂的词汇。想到他曾是个多么有学问的人，她就感到非常自卑。

他想了一下。“意思就是……意思就是‘拆开来’。你知道的，就像我们会拆开一个分类器，以便找出扫描光束对不准的原因。”

“哦。可是，愚可，怎么有什么也不分析这种工作呢？这根本不算工作。”

“我没有说我什么也不分析，我说我分析‘一场空’，有引号的。”

“那不是同一回事吗？”开始啦，她想。她开始说傻话了，他很快就会受不了而把她甩掉。

“不，当然不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过，只怕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我记得的只有这么多。但在我的感觉中，那必定是一份重要的工作。我以前不可能是罪犯。”

瓦罗娜心虚了，她实在不该把那件事告诉他。她曾经安慰自己，警告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他；现在她却觉得自己所以那样做，真正的用意是为了将他绑得更紧。

那是他刚开始说话的时候。变化来得太突然，害她吓了一跳，她甚至不敢把这件事告诉镇长。下一个休工日，她从一生积蓄中取出五个信用点（永远不会有任何男子要她的嫁妆，所以根本没有关系），带愚可去看一个城中医生。她握着一张纸片，上面有医生的姓名与地址。不过即使如此，她还是战战兢兢找了两个小时，才在支撑“上城”的巨柱之间找到那座建筑物。

她坚持要陪在愚可身边，结果看到医生用许多奇怪的仪器，做出各种恐怖的事情。当他将愚可的头放在两块金属中间，使它像晚间的蓟蛄蝇一样发出光芒时，她赶紧跳起来试图阻止。医生叫来两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拖出去。

医生在半小时后走出来，面对着高大而眉头深锁的她。她在他面前感到坐立不安，因为他是一名大亨，尽管他在“下城”拥有一间诊所。不过他的眼光相当和善，甚至可算是亲切。他正在用一条小毛巾擦手，擦完就丢进垃圾桶里，虽然在她眼中那条毛巾干净得很。

他说：“你是在哪里遇到这个人的？”

她谨慎地把经过情形告诉他，只透露了最基本的梗概，完全没有提到镇长与巡警。

“这么说，你对他一无所知？”

她摇了摇头。“以前的事都不知道。”

他又说：“这个人接受过心灵改造。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起初她又摇了摇头，但随即压低声音，生硬地说：“对疯人做的那种事吗，医生？”

“还有罪犯。改造他们的心灵是为了他们好，那样能让他们的心灵

恢复健康，或是改变使他们想要偷窃、杀人的那些部分。你了解吗？”

她听懂了。她涨红了脸，对医生说：“愚可从没偷过任何东西，或是伤害任何人。”

“你管他叫愚可？”他似乎觉得挺有意思，“听我说，在你遇到他之前，他曾经做过什么，你又怎么知道呢？从他的心灵目前的状况，我们很难判断。那次改造很彻底、很残酷。我不敢说他的心智有多少被真正除去，又有多少是由于震撼而暂时丧失。我的意思是说，一些时日之后，有些部分会恢复过来，就像他的语言能力，可是并非全部。他应该受到严密监视。”

“不，不，他一定得跟我在一起。我一直把他照顾得很好，医生。”

他皱了皱眉，然后声音变得更温和。“好吧，我是为你着想，姑娘。并非所有的坏心眼都能除去，你不会希望哪天他伤害你吧？”

这个时候，一位护士把愚可带了出來。她还发出一些声音哄他安静下来，就像对待婴儿一样。愚可将一只手放在头上，茫然瞪着前方，直到他的目光聚焦在瓦罗娜身上。然后他伸出双手，虚弱地喊道：“罗娜——”

她一个箭步向他冲去，把他的头搁在自己肩膀上，紧紧地抱住他。她对医生说：“无论如何，他绝不会伤害我。”

医生语重心长地说：“他的病历当然必须报上去。照这种情况看来，他原本必定在有关当局监管之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会把他带走，医生？”

“只怕就是这样。”

“拜托，医生，别那样做。”她解开手帕，露出五枚亮晶晶的合金信用币。“你可以全部拿去，医生。我会好好照顾他，他不会伤害任何人。”

医生看了看送到他手中的信用币。“你是个厂工，对吗？”

她点了点头。

“他们付你一周多少钱？”

“二点八个信用点。”

他轻轻抛起那些硬币，又把它们攥在手中，激起一下清脆的叮当

声。然后，他把硬币送到她面前。“拿去，姑娘，我不收钱。”

她以惊喜的心情收下来。“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吧，医生？”

不料他却答道：“只怕我必须那么做，这是法律。”

在回去的路上，她拼命紧紧抓住愚可，带着沉重的心情，驾车横冲直撞。

一周后，超视新闻幕上有一则新闻，说本地某条运输电力束暂时故障时，有位医生在回旋机坠毁的意外中丧生。她觉得死者的名字很眼熟，当天晚上回到家，她取出那张纸片来，结果发现是同一个名字。

她很伤心，因为他是个好人。很久以前，另一名工人向她提到这个名字，说他是个大亨医生，而且对厂工们很好。于是她将纸片收起来，以备紧急时可向他求助。而当紧急情况发生之际，他的确对她很好。但她的喜悦盖过了悲伤，因为他还没有时间告发愚可。至少，从未有人到村镇来进行调查。

后来，当愚可的理解力恢复许多时，她曾经告诉他医生的那番话，好让他乖乖留在镇里，以免被人抓走。

愚可摇着她的身子，将她从冥想中拉回来。

他说：“你没听到我说什么吗？如果我原来有一份重要的工作，我就不可能是个罪犯。”

“难道你不可能做错事吗？”这句话她说得有些迟疑，“即使你以前是个大人物，你也有可能犯错，甚至大亨们……”

“我确定自己没有。可是我必须找出真相，好让别人也能明白，难道你不了解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离开加工厂和小镇，去发掘自己更多的过去。”

她觉得惊恐感提升了。“愚可！那很危险，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即使你以前分析一场空，但找出更多真相为何那么重要？”

“因为我记起了另一件事。”

“另一件什么事？”

他悄声道：“我不想告诉你。”

“你总得告诉什么人，你可能再次忘记。”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没错。你不会告诉任何人，是吗，罗娜？你只是我的备份记忆，以防万一我又忘掉。”